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45
1 November 1977
CHINESE

第二〇四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贾帕尔先生

(印度)

成员国：贝宁

博亚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A-3550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420)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此会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加纳、几内亚、圭亚那、莱索托、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多哥、突尼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越南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贝贾维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加纳代表博登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圭亚那代表杰克逊先生；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凯恩先生；尼日尔代表普瓦松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卡马拉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苏丹代表迈丹尼先生；多哥代表科齐维先生；突尼斯代表梅斯蒂里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和越南代表丁伯诗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收到了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毛里求斯三国代表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我们在下面签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谨请安全理事会在现时专门审议“南非问题”的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的伊莱亚斯·恩洛迪贝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作为 S/12432 号文件印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项要求，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伊莱亚斯·恩洛迪贝先生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美国)

在安理会讨论中的适当时候，我将邀请恩洛迪贝先生发言。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第一位发言人是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扬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以非常尊敬和赞同的心情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位，表示钦佩。这对于你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月份，但你在一个月里显示出非凡的领导能力以及对一切有关问题的敏感。甚至今天虽然已是你担任主席的最后一日，恐怕在今天其余的时间里，我们仍需要你发挥最大的能力。

安全理事会今日准备采取一项尚无前例的步骤。安理会可能在本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一个会员国加以强制制裁。由于我们要作的决定是如此重要，我们大家必需参照安理会以往的行动，谨慎从事。

我们全都知道，世界社会对于南非种族政策的关心并不是新近的事。安全理事会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行动，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一日通过一项决议，为沙佩维尔的大屠杀表示遗憾，要求南非放弃其种族隔离政策，宣布南非如继续推行其种族政策，将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

十七年已经过去了。在这段岁月里，本组织一再敦促南非放弃种族隔离，重新参与国际普遍尊重人权的努力。我国副总统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维也纳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朝着所有南非公民都能充分平等地参与政治活动的目标向前迈进，是一个健全、稳定和安全的南非所不可缺的。

显然，南非当局十月十九日宣布的压制措施，标志着在南非地区的一项重要发展。南非政府订出这些措施，就是决定不走向全体人民充分参与政治活动的目标，而另辟蹊径来制止所有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人——黑人与白人——的一切政治言论。唯一的结论可能是，南非政府不了解这项剥夺南非黑人参与政治的一切权利的政策如今对于南部非洲所构成的危险。

在这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勉为其难地但是坚决地作出结论，国际社会

(美国)

如今必须采取步骤，保证流入南非的武器不致更为增加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的紧张程度。我国政府因此准备同其他国家一道，支持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施强制武器禁运的行动。

自从一九六三年以来，美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遵守着全面的武器禁运。不过，美国的禁运是自愿的，而联合国的自愿禁运并没有止住武器的流入南非。为了鼓励南非领袖们改弦易辙，卡特总统如今授权我说，美国已准备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道，提议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这将需要所有国家完全断绝出售或转运武器、以前运交的设备的备件、半军事性警察装备，以及武器和弹药的维修与生产所需的材料。

此外，我们还彻底检查了与南非所有各方面的关系，包括核合作方面。我国政府正如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一样，严重地关切南非爆炸核装置和发展核武器能力的可能性。这一个步骤将是对非洲安全局势的严重打击，也是对全球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的努力的严重打击。由于我国政府没有任何事比这件事更为优先地需要认真看待，我们已在最认真地考虑单独或与其他国家联合采取步骤，不使核武器进入非洲大陆。

我愿告诉安理会我们对于达到此目的的一个实际有效办法的想法。首先，如卡特总统十月十九日在华盛顿的国际核燃料循环评价会议所重申的，美国赞成无核武器区的观念。我们强烈相信，应保持非洲没有核武器。第二，我们敦促南非和其他还没有签署不扩散条约的国家赶快签署，并将它们所有的核设施完全置于国际保障之下。第三，我们与所有国家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合作是基于一项前提，即合作的机会是对于将核设施置于国际视察之下的一项重要鼓励。当然，我们所有的合作计划都是如此。最后，我确信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都知道沃斯特总理对卡特总统作出的关于核计划的保证。我们认真地看待这些保证，如果发现南非无意遵守保证，我们将与其他国家协调，立即采取强烈的反应。

一部分是因为我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在南非受到误会和曲解，我相信

(美国)

有必要在我们采取这些重大步骤的时候，应该向南非说得很清楚，哪些是我们要求它做的，哪些是不要求它做的。第一，我们并不是象某些南非官员所争辩的，要求南非的社会毁灭自己。在不原谅南非国家的哲学理论基础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赞美能干的南非人民——黑人与白人——的成就。他们所发展的现代工业经济，只要它的领袖们愿意做的话，不仅可为南非人民，且可为其余的非洲，带来巨大的利益。第二，我们并没有预先拟定的计划要如何解决南非问题。第三，我们不要——在本安理会的任何一位非洲发言人也不要——白种的南非人放弃他们曾经协力建设的成果。我们要反对的是全然拒绝占多数的黑人参与决定其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拒绝不仅违背了南非政府按照宪章规定所负的责任，而且对安定与和平也构成严重威胁。

我们希望白种南非人能够了解：我国政府的目的，我相信也是本组织的目的，一直是并仍然是要帮助南非开始走一条新路，一条旨在终止种族歧视和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新路。

外面的世界只能有所帮助，南非问题的解决还必须靠南非人自己。必须开始在所有南非人民之间的对话，以谋获致一个更公正和稳定的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只会看到更大的危险和对区域内全体人民安全的继续威胁。

我要强调一点，我们的政策的目的是不是要将南非排除于世界其余地区之外，或使其孤立。我们急于见到在南非内部能起某种变化，可使得它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它该得到的地位；可是由于它的加剧种族压迫的政策，南非领袖们做到了使他们的国家逐渐与其余的世界隔绝。这个过程如让其继续发展，将会导致一种情况，使得南非与其余的世界在任何方面的合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会是日益困难。

回顾沙佩维尔事件以来的十七年，很令人悲观。南非对于联合国、个别会员国及其本国公民所要求的改变路线的反应，是一贯地推行那种只增加而不是减少紧张的政策。不过，我国政府，虽然由于十月十九日的措施深感不满，仍对南非充满希望，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从南非人民本身听到的声音。

(美国)

我愿引用一些南非本国子民的话，这些话是南非本身所不肯听的。 珀西·科博扎先生说：

“不过我仍有信念我们还未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我乐观，并深信我们仍然能够化沮丧为希望。 我们仍然能够扑灭在整个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地区猛烈燃烧着的愤怒和怨恨的火焰，而代之以真正的兄弟情谊和谅解。

“做正确的事，永不为晚。 将南非的力量转化为争取全体的正义和尊严的力量，永不为晚。 建立一个可使所有民族互相尊敬、互相容忍地生活在一起的南非，也永不为晚。”

南部非洲基督教协进会的拜尔斯·诺德博士说：

“我的明确信念是，尽管政府可能在当前或在最近的将来从事建立多个独立国家的一切努力，在南非的黑人多数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出于统一的或联邦的国家。 继续对于这种发展的坚决反对，虽然最初可能成功，因为白人少数仍在南非掌握着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但终必归于失败，而白人少数能愈快认识到这点和开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保证有意义的分享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土地所有权，这段过渡时期就能更和平地进行。

“今后的二、三年将是有关这方面决策的关键时刻，我相信白人的南非只会有五、六年的时间可用来安顿内部。 即使这项估计不对，时间延长到十年或十二年，仍然迫切需要白人少数集团立即采取步骤，以作出我们国家如此急迫需要的根本的和平改革。”

已去世的史蒂芬·比科说：

“我们在盼望着一个不分种族、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肤色、信仰和种族都无关紧要。 我们故意选择公开活动，因为我们长时期以来就相信，通过一个有组织的谈判过程，我们能让最耳聋的白人也听到我们要说的话，并牢记住任何谎言早晚要被拆穿。

(美国)

“我们如此做，不仅是依靠我们的力量，也是靠一项信念，即其余的世界将把少数人的压迫和公然剥夺黑人多数视为不可原谅的罪恶，不能被文明社会宽恕。”

这些就是南非拒绝听到的声音，为了他们敢于说出这些最仁慈和有远见的思想，而禁止了前两人，杀害了第三人。

但是，正如另一位被禁止出声的唐纳德·伍兹以前所警告：

“他们以为言词是敌人，其实敌人是思想。你不能立法控制思想。你无法拘留、禁止或限制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今日南非的统治者不能久存。许多人的思想反对他们，而最后他们本身也为数太少了。”

象这些人的思想会赢得人心，因为虽然可禁止他们出声，这些思想的力量却已由男人和妇女的造物主深植在他们的内心。压制只会成为一个推动者，它要求说出这些思想，那怕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种族的正义会来到南非。我国政府将与南非的全体人民合作，协助他们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安全和繁荣的国家，可让所有的人为共同利益一起工作。我要求国际社会和我们一起作这项承诺，因为我们如果不能提供一些和解的希望，我们就不能赢得我们所想要的进步。

主席：我要谢谢美国代表的发言和对我的夸奖。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毛里求斯)：主席先生，你在过去一个月以来以你的领导才能和智慧指导了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我要向你表示我个人的感激。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南非问题，都是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的。在这种历史性的时刻我们能够从你的外交技巧和坚毅的品质受益实在是十分幸运。我想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论我们的努力结果如何，单凭你在这里所发挥的平静而积极的作用就足以使你名垂史册了。

当然，向你表示这点菲薄的敬意使我感到特别愉快，因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那么密切。印度和毛里求斯一向都有着特别的关系。自我国独立以来这种关系就更为巩固。我们期待将来会发展更为密切的兄弟情谊和合作关系。

我现在要促请大家特别注意阁下在此关键时刻就任主席职位的重大意义。印度和它的非暴力革命的传统的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非殖民化运动的鼓舞泉源。当本组织诞生之际，印度正向联合国提出了种族隔离问题。而印度的伟人之一，圣雄甘地就在南非协助了反对种族隔离的起初阶段的斗争。他把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带给那个国家，这种方法对南非大多数人最初寻求取得自己权力的运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在阁下这样杰出和明智的印度政治家的主持下，在我们审议南非问题的工作上达到了这样具有决定性和重要的阶段，这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主席先生、我亲爱的兄弟，你一定知道今年已七十八岁，在全球到处奔波的我国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博士爵士阁下，在他前往莫斯科参加六十周年纪念庆典之前，先去了新德里——其实他不久以前才到新德里——开始为期五日的正式访问。我确信在贵国新政府上任后第一位政府首脑访问你们伟大的国家必然对有关的各方带来丰硕的成果。

就审议中的问题而言——即南非问题——我从一九六九年以来已经说了所有要

(加拿大)

说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了。各位成员国一定记得我在今年三月二十一日发了言，对南非的经济和军事情况作了分析。三月三十日，我又代表安理会的三位非洲成员国——它们是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我国毛里求斯——提出了四个决议草案。我看我没有别的要说的了，不过，我要重申多年来我在安理会说过的每一件事。

史提夫·比科并没有死。他活在每一个有良知的非洲人的心中。真理和正义必将得胜。

主席：谢谢毛里求斯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十分客气的话，我要告诉他我也热情地酬答他表示的友好情谊。

发言人名单上面已经没有其它发言人了。分别载于 S/12309/Rev.1，S/12310/Rev.1，S/12311/Rev.1 和 S/12312/Rev.1 号文件上的四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要求把这些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加拿大代表要求在我们进行表决前先让他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巴顿先生（加拿大）：我在上星期五的发言里曾强调我们在安全理事会这里的行动具有影响深远的含义，这也是大家应该承认的。我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能够以联合一致的决心达成协议，特别是支持依照第七章的规定实施强制的武器禁运，我们就会向南非政府发出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

因此，当我发觉我们显然快要作出决定，对今年三月提出的所有四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我感到遗憾和关注。

我并不是因为这些决议一无是处而表示遗憾；它们提出了一系列可能采取的行动，而它们是在三月份提出的，这也有它的宝贵作用。当然，第一个决议草案是表示安理会对南非政府持续进行的镇压行动的坦率意见。它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就更加正确了。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但其它三个决议草案则含有在各个不同战线上采取行动的提议。就第 12310/Rev.1 号决议草案而言，

(加拿大、美国)

它构成未来行动的基础。 我已经说过，这些决议草案的价值在于使大家集中注意自今年三月以来非洲和西方集团本身内部和彼此之间，特别是同其它会员国之间的讨论和审议。

各位成员国都知道，安理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国提出了一项非正式的提议，供大家审议，我们认为其中列举的不同的行动因素是所有会员国都能够以协商一致方式接受的。 我认为这个提议的重要性在于：它倘获通过就会确立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一个会员国就此问题而采取的首次具体行动。 我们的提议不是要结束国际合作行动的过程，而是要建立一个开端。 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因为有些国家要求现在就采取进一步行动，这种意愿反而使安理会不能取得我们就要达成的进展，我们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我在今年三月的发言中曾强调，任何国际行动及此种行动的基础只有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那些同南非保持着经济和（或）外交关系的会员国都予以执行时才会有效。 分别载于 S/12310/Rev.1, S/12311/Rev.1 和 S/12312/Rev.1 等文件内的决议草案都不会是有效的行动，因为它们目前不能得到国际间协商一致的支持。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政府在多年以前就采取了 S/12311/Rev.1 号决议草案内规定的实质行动——即武器禁运。 此外，我在星期五的发言中又指出，我们准备支持对会员国同南非的经济关系进行审查的呼吁。 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鉴于这些决议草案以行动为主的性质，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表态。 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些以行动为主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时我们的行动才会成功，但这三个草案不能获得一致通过，所以我们将被迫投票反对其中每一个草案。

扬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我对加拿大政府代表的意见也有同感。

美国在星期五同好些非洲和其它代表团进行非正式协商时已经表示过在安理会就这四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我们会怎样投票。

(美国)

我要肯定我们在这方面所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不能支持其中三个决议。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对那些能够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的措施表示意见。我会自豪地指出在这一整年里安全理事会在共同工作中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为达成一项宣言而进行的尝试，虽然这项宣言没达到表决的阶段但却使我们取得在工作上协商一致的意见，随后我们在马普托举行了一次十分有效的会议，安理会全体成员国以及约九十个本组织的会员国都派代表出席那一会议。我们在拉各斯的会议上继续了我们的工作，这次会议在反对种族隔离的理论和政策的表现上更为壮观。我想我们已经愿意采取一个甚至是好几个步骤，而这是我们从前做不到的。

我认为我们能够采取这些步骤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安全理事会里的西方成员国能够共同工作，而企图把这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的作法，其部分原因就是企图分裂我们。恐怕在策略上说这并非明智之举，而我国政府认为假如我们投票赞成一些我们可以在本国国内实行禁止的事情，但一家在外国的美国资本的子公司却在进行我们在国内禁止的事情的话，我们的赞成票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共同工作是有十分实际理由的。我们共同工作的理由对促进我们应付南部非洲问题的办法是有利的。

我也要指出，我在这个国家内所进行的斗争之一就是反对有些人专为别人制定一些并不施用于自己的法律，而这也是南非的问题之一。很不幸，由于我们恰好是要对南非的情况负有道义上责任的一方，我认为在制定任何足以影响我们的行动的法律、指导方针或决议时，都应该考虑到它们必须符合我们本国的法律，因为它们在执行时将根据这些法律。如果由我来制定关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应该怎样对付南非的法律，那将会是很不恰当的。我当然会很高兴地为石油输出国制定一些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对我国绝无影响。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关于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有人为西方国家制定决议，谢天谢地，这些决议并不会对任何非洲国家有所影响。

我们已经努力设法解决本国的问题，我们也努力设法解决我国同南非政府的关

(美国)

系问题，我想安理会议席上的各位都知道，现任的美国政府比以前的任何一任政府更坚决地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我们的决心并没有分毫减退；安理会的决定也不会对我们承担的义务有任何影响。我们已经就南部非洲的问题作出了决断。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安理会是否有团结一致的表示，足以使它能够执行那些对付会员国和非会员国的任务呢？我们真的能够防范武器禁运方面存在的漏洞吗？我认为安理会是应该采取一些行动的，不过我们寻求这些决议的做法是无助于我们为积极应付南非问题而采取的行动的。

主席先生，假如你认为适当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表决后，或者甚至在表决以前，举行初步的讨论，让我们可以在安理会取得一些协商一致的意见，一些不至于摒弃苦难的南非人民的意见。那些在南非以外并不受苦的人当然可以轻松地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在联合国并没有受罪。而我们的信息并不是向联合国的代表发出的。我们的信息是向南非人民发出的，而他们是正在受苦的一群，对他们来说多受一天罪是有天渊之别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并没有注意到南非的苦难，又没有向南非政府和约翰·沃斯特发出一项一致的信息，这样做是冷漠无情的。

(利比亚、贝宁、毛里求斯)

基希亚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要把我的意见载在记录上，并不是我们之中有“某些”国家坚持要求表决。事情很明显，根本是非洲集团一致坚决要求对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国提出的四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对于扬大使方才说的话，我的第二点评论是：作为石油组织成员国之一的利比亚的代表，我很乐意对任何由扬大使提出的或草拟的有关石油组织国家的法规投票，特别是如果这些法规也管制几乎垄断了世界石油市场的美国的多国公司。

博亚先生 (贝宁)：我同意利比亚代表的发言，非洲集团全体要求安全理事会就四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并非只是几个国家的意见，而是整个集团的意见。

我还要对加拿大代表的发言说几句话，因为他认为非洲集团的提案可能使安全理事会不能就这个南非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就非洲集团而言，我们一致认为，就为了这个关系我们必须解决南非问题。

因此，我们要求主席将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兰普尔先生 (毛里求斯)：我很注意我的同事和朋友美国扬大使的发言。我们非洲国家很了解五个西方国家的困难。我们只希望他们也了解我们的困难。安理会中三个非洲成员国的立场是非洲四十九个国家以及各非洲解放运动的共同集体立场，我们是遵守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的决定的。我们也听从获得承认的南非人民的代表的主张。

我们彼此十分接近，虽然离得很远。

主席：由于决议草案的三个提案国已要求将草案提付表决，所以我必须照办。

因此我提议安理会立即进行表决。

我首先把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等三国提出的 S/12309 /
Rev. 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加拿大、中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

反对：无。

主席：S/12309/Rev. 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获得十五票赞成，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因此，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我要把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等三国提出的 S/12310/Rev. 1 号文件中的决议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S/12310/Rev. 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获得十票赞成，五票反对，无弃权票。 决议草案由于有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我现在把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提出的 S/12311/Rev. 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S/12311/Rev. 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获得十票赞成，五票反对，无弃权票。 决议草案由于有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我现在把 S/12312/Rev. 1 号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反对：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 S/12312/Rev. 1 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获得十票赞成，五票反对，无弃权票。 决议草案由于有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

我们已就所有的决议草案表决过了。 现在我提议暂停会议约一小时。

下午四点十五分暂停会议，
下午七点十五分复会

主席：今天下午我曾暂停开会，原因是安理会非洲成员国提出的三个决议草案遭否决后，我希望能补救局面。 我再次有兴趣寻求协商一致的意见，因为我从这里的发言中发现，在强制禁运军火作为第一个步骤的有局限性的问题上大家有相当广泛的相同意见。 因此我以印度代表身分采取行动，非正式地散发一项新的决议草案以供审议，草案作为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 我的用意一直是设法以协商方式取得一致意见，为了这个目的我才费力起草了另一份决议。 我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中向安理会成员国提出了这份草案。 非洲成员国还要花点时间研究；西方的成员国也希望多点时间来审查新的草案。

(苏联)

磋商的结果，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散发了一份载在 S/12433 号文件中的正式决议草案，这份决议草案对我而言非常熟悉。因为我从未想正式提出印度的草案，所以留待更积极的其他成员国来提出了。现在，安理会收到载在 S/12433 号文件中的新的决议草案，提案国是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些成员国要求再多一些时间——至少二十四小时——因为要请示。我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我不得不留给下一任主席在进行协商后订出下次的会期。

我现在请要就刚才表决提出解释的代表们发言。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刚才表决非洲国家在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苏联代表团要对投票作解释。

苏联代表团在十月二十六日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已经强调，过去安全理事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犯罪行为所作的决定，如果另有对该政权采取某种强制制裁的其他决定作为后盾，是会产生积极结果的。

从最近的报告看来，比勒陀利亚对于世界社会见到其罪行而作的反应完全置之不理。这等于是蔑视联合国对这个国家最近事件所作的反应。这完全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多年来同某些西方国家相勾结的直接后果，没有这些西方国家做后台，南非本国内的种族隔离政策早已崩溃，对非洲国家的侵略行动也早已失败。单单谴责种族主义政权的对本地人民横施镇压和从事恐怖行动是不够的。一定要所有支持这个政权的国家停止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及支持才行。

苏联代表团从一开始就赞成非洲国家要求对南非禁运武器，赞成通过经济及其他的制裁，因为苏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愿意采取最有效措施，以期断然终止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政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由于西方国家投反对票，使三个非洲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提议实施制裁的办法遭到了阻碍，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这就清清楚楚说明了，直到今天安全理事会仍不能采取世界舆论所期望的决定，这件事的责任究竟在谁了。对付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政策在南非造成的局势就需要作出这样的决定。

冯·韦希马尔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同意你对过去几天南非问题的辩论所表示的看法。我们也认为，这次的辩论虽然没有获得协商一致的意见，至少也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共同意见，即安理会全体十五个成员国都赞成依照《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强制行动立即实施有效的武器禁运。我们请安理会作出决定。为了便于采取这项行动，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向你们各位提出了一项新的决议草案，这项草案是安理会五个西方国家所支持的。我们两个提案国希望这个提案能获得安理会全体成员国的赞成，使我们能就这项草案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所需的协议。

(加拿大、毛里求斯)

巴顿先生 (加拿大): 正如刚才发言的那位代表所说的, 我们希望我们提出的这个提议会获得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合作和支持。我们极其希望这个提议能迅速获得通过。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原希望今天晚上就能通过, 但是我很理解主席先生刚才所说的, 就是有些代表团表示希望能有时间请示它们的政府。因此我提议依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散会, 明天下午三时再开会。

兰普尔先生 (毛里求斯):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感谢你以印度代表的身分设法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要向你表示同情, 因你的草案被人盗用, 而且被人改头换面。

我国代表团——我想我也可以代表我的两个其他非洲同事——需要有时间来研究这份在 S/12433 号文件内以蓝色油印作为暂时文件的草案。很可能非洲国家研究过这份草案以后会提出一些修正案。因此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今天不能对这份草案投票。

我也提议安理会下次会议的时间由十一月份的新主席与安理会各成员进行适当磋商后决定。

主席: 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加拿大代表依照议事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所提出的具体提议, 其中说:

“下列动议按照排列次序的先后, 对于与会议所讨论事项有关的一切主要动议和决议草案享有优先权:

“ 1. 暂停会议;

“ 2. 休会;

“ 3. 休会到预定的日期或钟点。”

加拿大代表提议休会到明天下午。除非这个动议受到普遍赞同, 否则我就付诸表决。

(利比亚、英国、美国)

基希亚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们将对两个主题进行表决，首先是休会原则，其次是下次会议时间，因为我的同事毛里求斯大使说过，我们非洲成员国需要再进行一些磋商。同时主席先生知道我们是以非洲成员国的名义提出这四个决议草案的，这是非洲集团的一致决定。我们必须回去向非洲集团征求意见。明天下午以前我们不会有充分的时间作到这点。

我提议进行两次表决，一个是休会原则，另一个是下次会议的时间。

在我结束发言以前，我要提一下，依照安理会惯例，这种程序是在非正式会议中讨论。我希望我们的同事加拿大大使不会坚持他的意见。

主席：我相信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和毛里求斯代表都提议休会，这个提议按照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于加拿大的提议享有优先权。

我请联合王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理查德先生 (联合王国)：对不起，由于他们提议了休会，所以是在违反议事规则规定的情况下，他们获准就加拿大大使的决议发言。我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显得不合作，但我想依照规则，任何动议都必须很快加以决定，是不是？

主席：规则说：

“对于任何请求……单纯休会的动议，应不经辩论，就加以决定。”

我想我们可以说实际上没有对这个动议进行辩论，只是有了一个反提案。但是，我刚才想提到截然不同的一件事。我认为我们讨论程序问题是浪费时间。我希望我的加拿大同事会同意，在当前的情况下，时间又这么晚了，该作的就是单纯的休会；让我们把下次会议日期留给下月主席与所有成员进行适当磋商后决定吧。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我知道时间已经很晚，而且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才达到现在这种情况，但是我想提醒安理会，特别是安理会的非洲成员国，我们现在是讨论按照第七章的规定作出禁止向南非政府出售武器、零件和军事辅助性物资的决定，我们在实质上并无差距。我觉得非洲集团特别会急于解决任何程序问题。本

(巴拿马、巴基斯坦、加拿大)

来我不会这样关切，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三月里我们基本上就实质达成协议，而在一些程序细节上就实质未能达成协议。现在在十月里，经两星期辩论以后，我们又达成一个实质性决议，我实在不愿看到安理会因作决定方面有一些复杂情况而不能进行工作。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加紧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相信这样推迟下去，最高兴的还是约翰·沃斯特。

伊留埃卡先生 (巴拿马)：将于明天接任主席的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基希亚大使说过，安理会的惯例一向是在非正式磋商中决定会议日期的。显然，如同安理会几位成员所说，现在已有足够的因素使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协商一致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安理会不应该在程序问题上搞分裂，我们可以在符合安理会惯例的情况下和谐地达成一个谅解。既然基希亚大使提到非正式磋商，他从明天起又是安理会主席，我建议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就是明天由基希亚大使一次非正式磋商会议来决定下次会议的日期。

阿洪德先生 (巴基斯坦)：我只想提一下，今天的会又长又不顺利，关于程序问题的冗长辩论必然又会导致更多的挫折。一向的惯例是在会议日期方面意见有分歧时由安理会主席与各成员磋商决定。既然现在很明显无法同意我们下次会议的确实时间，我想我们不必以投票赞成反对，不必以提议反提议的方式继续处理这件事。无论如何，我相信这些提议等于已经撤消，因为它们没有立即付诸表决，反而又进行讨论了。我们的巴拿马同事所提出的提议很明智，我深信十一月份主席会记住这点。

巴顿先生 (加拿大)：我想我说的话和我的同事们所说的话都证明我们很迫切地想要立即作出一个决定。我绝对无意在这么晚的时间来引起程序上的论争，如果我们能达成一个非正式了解，安理会于明天开会协商以期决定早日举行正式会议，那么我很愿意撤消我的动议。

主席：安理会愿意我们明天举行非正式协商吗？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一位发言人是突尼斯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突尼斯)

梅斯蒂里先生 (突尼斯)：应一些非洲国家的要求，我只想表示非洲集团见到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的倡议抱着绝对反对态度，我们感到极大不满和失望。

各位该记得，我们当时要求把这次辩论作为一个紧迫事项进行，但是现在讨论却已进行了一个星期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提供所有机会同我上次发言中称之为对种族隔离最容忍的那些国家进行一次建设性对话。

我们直到最后一分钟始终在谋求一个可以避免有人称之为安理会分裂的办法。如果安理会中发生分裂，那末全世界人民会知道这不是我们的错；全世界知道是谁的错。

对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很感遗憾，但这不会影响我们继续努力的决心。对于最近这个决议草案的各提案国，我们将继续努力，使我们对它们的态度比它们对我们的态度更为积极，更有建设性。我们还是希望它们会同意改进它们的案文，使非洲能够接受。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在我宣布休会以前，我要宣布安理会明天下午三时在第五号会议室举行非正式会议。

在结束时，我要感谢安理会每一成员，大家始终与我合作，对我始终很客气。辩论进行的很热烈，虽然没有得到结论，但我认为已比以前较有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协议。我希望继我担任主席的人有比较好的运气。

下午七时四十分散会